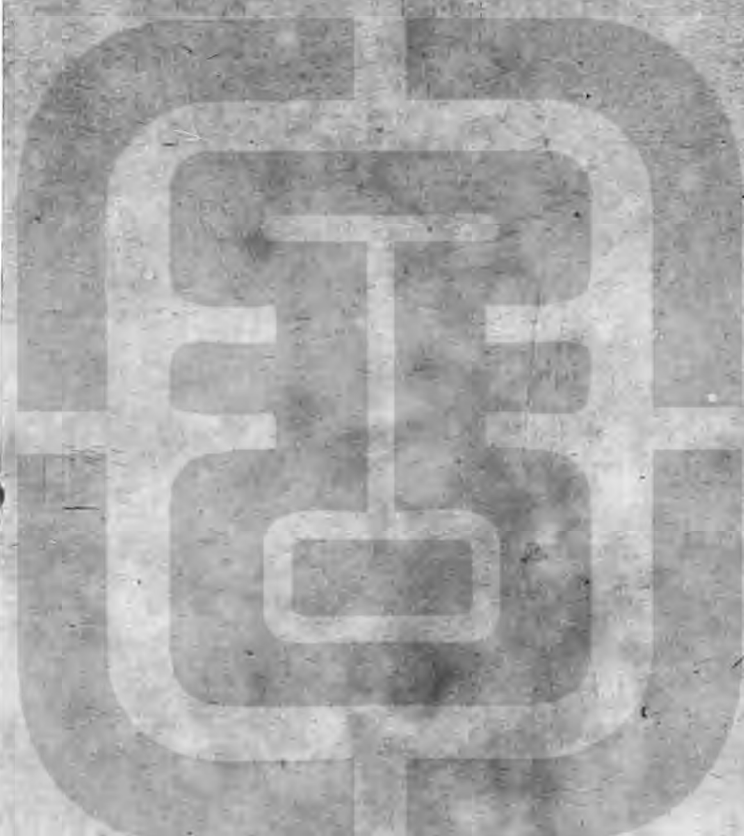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

堂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三

宋紀二十三

起政和癸巳盡宣和巳亥凡六年有奇

徽宗體仁合道峻烈遜功聖文

孝皇帝三



政和三年春正月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安石子雱為臨川伯從祀孔子廟時新廟成於正月元日舍業仲春仲秋上下舍奠以充國鄒國公及舒王配享殿上頒辟雍大成殿名於諸路學以何執中為太宰吳居厚罷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居厚久居政府以周謹自媚雖無大惡可言然一時聚斂者推為首

二月辛卯太后劉氏自殺帝以誓宗故曲加恩禮於后而后頗干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已爲左右所逼卽簾鈞自縊死年三十五謚昭懷 三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鄧洵仁罷作玉清和陽宮在福寧殿東奉安道象帝所生之地也 以薛昂爲尚書右丞 五月葬昭懷皇后 詔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于燕享比令有司播之教坊試於殿廷無恣瀆焦急之聲可頒之天下 其舊樂悉禁 秋八月丙子以何執中爲少師 濮人王老志初爲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

廬田間爲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亶以名聞時帝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館於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啓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由是益信之號爲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者卒應者什八九其門如市京慮太甚頗以爲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絕之踰年而死洪州人王仔昔初隱于嵩山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來事京薦之帝召見賜號中隱處士篆符有驗進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恩寵寔加朝臣戚里夤緣關通中丞王安中上疏請

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責所屬保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并言蔡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帝欣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帝曰本欲卽行卿章以近天寧節候過此當爲卿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待禁中泣拜懇祈帝爲遷安中翰林學士冬十一月癸未祀天于園丘帝執大圭以道士百人執威儀前導蔡攸爲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復是何處也攸卽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旣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否攸卽

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幢節蓋相繼而出雲間眉目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卽其地建道宮名曰迎真作天真降臨示現記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十二月詔求道教仙經於天下初遼主如春州

幸混同江釣魚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遇頭魚宴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雄豪不常可托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奉先曰彼虜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最爾小

國亦何能爲遼主乃止阿骨打歸疑遼主知其異志
且以遼主淫酗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近族至是
節度使烏雅束死阿骨打襲位自稱爲都勃極烈都
勃極烈者官長也遼使阿息保往謂之曰何故不告
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爲罪乎

政和四年春正月戊寅因王老志王仔昔徐知常等
得幸遂置道階先生處士等名秩比中大夫至將士
郎凡二十六級後又置道官二十六等有諸殿侍宸
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之名 夏五月丙戌
祭地祇於方澤 秋八月新作建福宮在大內北拱

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
詳何訴藍從熙五人諷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
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
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各爲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
福躒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
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爲海疏泉爲湖鶴
莊鹿砦文禽奇獸孔翠諸柵蹄尾動以千數嘉花名
木類聚區別怪石岩壑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旣
成帝自爲文以記之其後又爲村居野店酒肆清密
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卽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

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群飲至上元後乃罷
謂之先賞尋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城
外浚濠作二橋橋下疊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
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夾江皆植奇花珍
木殿宇對峙焉 遼主好畋獵淫酗怠于政事每歲
遣使市名鷹海東青於海上道出生女真使者貪縱
徵索無藝女真厭苦之烏雅束嘗以遼主不遣阿疎
爲辭稍拒市鷹使者及阿骨打襲位相繼遣蒲家奴
習古乃等索阿疎遼主終不許習古乃歸具言遼主
驕肆廢弛之狀阿骨打乃召其所屬使備衝要建衛

堡修戎器遼主使侍御阿息保往詰之阿骨打曰我
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逝是
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疎朝貢如故不然城
未已也阿息保還遼主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
統軍司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
諸路軍備我我先發制之無爲人制乃與撒改子
粘沒喝等謀遂集所屬諸部兵以銀朮可婁室闍毋
等爲將而使婆盧火徵移懶路廸古乃兵九月阿骨
打率兵進次寥海城諸部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千
五百人遂命諸將傳挺而誓至遼界遇勃海軍耶律

謝十墜馬阿骨打之子幹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胄戰或自傷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撒改在別部聞之使粘沒喝及穀神來賀勸其稱帝阿骨打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進軍寧江州填塹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阿骨打邀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時遼正射鹿於慶州略不介意唯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十月朔寧江州陷遼防禦使藥太師奴被獲阿骨打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初女真部民皆無徑

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以凡步騎之仗糗皆自備焉其部長白孛革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猛安猶千夫長謀克猶百夫長也十一月遼主聞寧江州陷召羣臣議漢人行宮副部署蕭陶蘇幹曰女真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練若遇強敵稍有不和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如陶蘇幹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以蹶足以拒之乃以司空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蕭撻不也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禁兵等七千屯出店河阿骨打帥

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二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卽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骨打選壯士千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登岸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兄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爲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鬪志但見敵輒潰阿骨打進襲遼蕭敵里于幹鄙樂東殺獲甚衆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十二月遼賓祥咸三州及鐵驪部叛降女真 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訛哆以書遺其國統軍梁哆唆曰我居漢二十年每見糧草轉輸例給空券方春末秋初士有饑色若徑擣定遠唾手可取旣得定遠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我儲穀累歲掘地藏之大兵之來斗糧無齎可坐而飽也哆唆遂以萬人來迎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兵盡發窖穀哆唆圍定遠失所藏越七日訛哆遂以其部萬餘歸夏夏主築臧底河城詔童貫爲經略以討之

政和五年春正月壬申朔女真完顏阿骨打稱帝國
號金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其稱
帝阿骨打不許阿離合蕙蒲家奴粘沒喝等復以爲
言阿骨打遂於是月朔卽皇帝位且曰遼以賓鐵爲
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
之色白完顏色尚白况所居按出虎水之上於是國
號大金改元收國更名旻以吳乞買爲諳班勃極烈
斜也撒改爲國論勃極烈其國語謂金爲按出虎謂
尊大爲諳班謂國相爲國論斜也阿骨打弟撒改烏
古廼之孫也 知梅嶺岢高公老之妻宗女也嘗出

金玉器飲宴州夷酋卜漏等漏心艷之會瀘帥賈宗
諒以歛竹木擾夷部且誣致其酋卜固諷等罪夷
人咸怨漏遂相結因上元張燈襲破梅嶺岢虜公老
妻及其器物四出標掠梓州轉運使趙適聞之倍道
趨瀘劾宗諒罷之詔康延魯代宗諒聽適節制適陰
有專討意兵端益六於是詔發陝西軍二萬以適爲
招討使適與別將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期會于宴州
漏據險縛大固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諸村回
夷爲適敗潰者悉赴之乃壘石樹柵以守適軍不能
進巡檢种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採

適遣上下捕之伐去蒙密緣崖石挽藤葛而上得獠數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獠背暮夜復遣上下負繩梯登崖顛乃縋梯引下人人銜枚挈獠蟻附而上比雞鳴友直等悉力擁刀斧穿箐入及賊柵出火然炬獠執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獠竄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獠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賊擾亂不復能抗赴火墜崖死者不可勝計斬數千人生擒上下瀘宴州平拓地千里適爲建城砦畫疆畝募人耕種且習戰守號曰勝兵 遼主使僧家忽持書往金議和使爲屬國阿骨打遣睿刺復書云若歸叛人阿疎遷黃龍府於別地然後議之 金主自將攻遼黃

龍府進薄益州州人走保黃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幹里朶左副統蕭乙薛右副統耶律張家奴都監蕭謝佛留將騎二十萬步卒十七萬戍邊且屯田以爲長久計金主聞之率衆趨遼魯古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爲陣謀良虎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婁室銀木可衝遼中堅陷陣力戰粘沒喝以中軍助之遼兵遂敗金兵乘勝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至阿婁岡遼

步卒盡殫耕具數千皆爲金人所獲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童貫遣熙河經略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略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爲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於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級二月甲寅立長子定王桓爲皇太子赦以童貫領六路邊事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略安撫司以貫總領之於是西兵之柄皆屬于貫三月遼主使張家奴等六人齎書使金猶斥阿骨打名異其降金主以爲書辭慢侮留五人獨遣張家奴還報書亦斥遼主名諭遼主降夏六月蔡京以孟昌齡爲都水使者鑿大岬三山兩河創天成聖功二橋帝自製銘調役夫數十萬民不聊生至是畢工未幾水漲橋壞遼復遣使如金金主以書辭慢侮留遼使蕭辭刺不遣秋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八月丁丑作明堂初元豐禮官以明堂寓太慶殿別請建立以盡嚴奉而未暇講求至是下詔內出圖式宣示於崇政殿且以明堂宜正臨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徙秘書省于宣德門東而以省地營之命蔡京爲明堂使開

局興工日役萬人 遼主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爲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別以漢步騎二萬南出寧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真有星流出於柳其光照地色亦黃有尾占者以爲天子宗廟有喜國家建造宮室之祥蔡京率百官表賀 安置太子詹事陳邦光于池州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耶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 九月金主

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輕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遂克黃龍府遣辭刺還遼曰若歸我叛人阿疎卽當班師 遼師渡混同江副都統章奴與耶律淳妃弟蕭諦里及其甥蕭延留等謀迎立淳誘將士二歸上京遣諦里以其謀告淳淳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北南面大臣不來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頃遼主使行宮小底乙信等持書至備言章奴之謀淳卽斬諦里等携其首單騎詣廣平定待罪遼主遇之如初章奴知淳不見聽乃率麾下掠取上

京府庫財物至祖州帥其黨告太祖廟數遼主過惡移檄州縣遂結勃海群盜至數萬趨廣平犯行宮不克北趨降虜山順國女真阿鶻產以三百騎一戰勝之擒其貴族二百餘人並斬以徇餘得脫者皆奔女真章奴詐爲使者欲奔女真爲邏者所獲縛送行在腰斬于市 王厚與劉仲武合涇原鄜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秦鳳第三將全軍萬人皆沒厚懼罪重令童貫匿不以聞未幾夏人大掠蕭關而去 冬十二月金主聞遼出軍救夏面迎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

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遼主自將王駱駝門駙馬蕭持末等將騎兵五萬步兵四十萬至幹鄰灤金主行次爻刺與其臣謀曰遼主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章奴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怠擊之遂追遼主及于護步答岡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藉

續資治通鑑卷之二十一
相屬百餘里獲輿輦轡帷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紀蕭特末焚營而遁金主亦引退

政和六年春正月朔遼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府刺殺保先戶部使大公鼎聞亂卽攝留守集奚漢兵千人盡捕斬之撫定其民裨將渤海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八廝口見遼政日衰金兵方疆遂誘渤海弁戍卒入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因僭號稱隆基元年遼主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方士林靈素温州人少從浮屠苦其師笞罵去爲道士善

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僧寺苦之及王老志死王仔昔寵衰帝訪方士于左階道錄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卽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爲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主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稱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旣下降於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卽左元仙伯王黼卽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卽仙卿褚瑩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爲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賜號通真達靈先生賞賚無筭爲改溫州爲應道

靈素本無所能惟稍習五雷法召呼風霆間禱雨有
 小驗而已 以童貫為陝西兩河宣撫使童貫使劉
 法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多泉城城中力
 守援不至乃降法受而屠之 渭州將种師道克夏
 臧底河城師道世衡之孫也 閏月丁未立道學從
 林靈素之言也尋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
 列博士二員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為紀志賜
 名道史 四月乙丑帝聞林靈素之言於景龍門對
 晨暉門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山苟平地
 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為楹棟不施

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帝時登皇
 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
 便齋醮之事 夏四月高永昌使人求援於金且曰
 願併力以取遼金主使胡沙補謂永昌曰同力取遼
 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則不可若能歸
 欵當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幹魯帥諸軍攻永
 昌時遼張琳等討永昌久不克幹魯與戰敗之遂取
 潘州永昌大懼率衆拒金遇于活水金師既濟永昌
 之軍不戰而却遂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永昌盡帥其
 衆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撻不

也執永昌以獻金主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繫遼者皆降于金金主以幹魯爲南路都統幹論知東京事 辛未何執中罷執中輔政一紀年高疾甚賜之寬告尋以太傅就第朝朔望儀物廩給一如君位時未幾卒執中嘗爲端王侍講故終始恩遇不替然無所建明惟以謹畏迎順主意替飾太平而已 詔蔡京改都堂爲公相廳詔京總治三省正公相位 五月庚子以鄭居中爲少保太宰劉正夫爲少宰鄧洵武知樞密使院事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吏無所師居中每爲帝言帝亦惡京專

乃拜居中太宰使伺察之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爲少宰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墾洽 六月遼以耶律淳爲都元帥 秋七月以侯蒙爲中書侍郎薛昂爲尚書左丞 九月辛卯帝奉玉冊玉寶如玉清鳴和宮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又上地祇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上皇地祇上寶冊儀禮一如上帝尋改宮名爲玉清神霄宮又鑄神霄九鼎安置于上清寶籙宮之神霄殿 冬十一月庚子以白時中爲

尚書右丞 夏人大舉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夏先使數萬騎繞城踐塵漲天乃潛穿壕為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屠之而去 十二月劉正夫罷正夫在相位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至是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 茂州夷內附置壽寧延寧軍

政和七年春二月廣州觀察使黃璘誘大理入貢詔以其主段和譽為雲南節度使封大理國王 帝幸上清寶籙宮時道士皆有俸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十頃凡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飫餐而視施錢三百謂之千道

會且令士庶入聽林靈素講經帝為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雜以滑稽媒語上下為大闕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秘籙朝士嗜進者亦靡然趨之

夏四月帝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大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于是道籙院上表冊之然止於道教章疏內用 六月明堂成秋七月置提舉御前人船所時東南監司郡官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官者

以獻大率靈壁太湖慈溪武康諸石一浙奇竹異花
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
文竹四川桂果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
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徒步捷走雖甚遠數日
卽達色香味未變也至是蔡京又言陛下無聲色犬
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但有司奉行
過稍因而致擾願節其浮濫乃請作提舉淮浙人缸所
命內侍鄧文誥領之詔自後有所用卽從御前降下
乃如數貢餘不許妄進意欲以便民而實擾害如故
熙河環慶涇原地震旬日不止壞城壁廬舍壓死

者甚衆 八月癸亥鄭居中罷居中與蔡京不相能
至是以母喪去位京以居中王珪壻也乃使蔡確于
懋重理定策事遂追封確清源郡王御製文立石墓
前欲借是撼居中然卒不能售懋即涓也 遼主自

燕至陰涼河募遼東人爲兵使報怨于女真號曰怨
軍凡八營屯衛州蒺藜山以渤海鐵州人郭藥師等
爲帥 冬十月戊寅戾蒙罷蔡京惡之也 十一月

庚寅命蔡京五日一赴都堂治事 起復鄭居中爲
太宰以余深爲少宰白時中爲中書侍郎十二月以
薛昂爲門下侍郎 方士王仔昔倨傲而憲帝待以

客禮故遇宦侍若童奴又欲群道士皆宗已林靈素
忌之乃與宦者馮浩誣以言語怨望下獄死 有星
如月南行 帝言天神降于坤寧殿詔示百官帝惑
于林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又造青華帝君正書
臨壇及火龍神劔夜降內宮之事託天神臨降造帝
誥天書少篆務以惑世欺衆其說妄誕不可究質宦
者道士有所不快必託爲帝誥則莫不如志尋加靈
素號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通元神妙先生視
中大夫出入訶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前
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以童貫領樞密院

事內侍自古無賜坐者時賈加開府儀同三司領樞
密院每春秋大燕則坐于執政之上日與宰相同班
進呈畢卽自屏後入內復易窄衫與羣閣爲伍出則
爲大臣當體貌之禮入則爲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
未有也 帝以未得嗣子爲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
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
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岡阜已而後宮
生子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於是蔡攸倡爲異聞謂
有珠星壁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遂
竭國力以經營土木之工至是又命戶部侍郎孟揆

於上清寶籙宮東築山以像餘杭之鳳凰山號曰萬
歲 竄侍御史黃葆光于昭州初葆光爲左司諫始
蒞職卽言三省使猥多乞非元豐舊制者一切革去
帝命釐正之一時士論翕然蔡京怒其異已密白帝
降內批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爲衰亂減省之計徒爲
符寶郎明年復拜侍御史至是六旱帝以爲念葆光
上疏言蔡京疆悍自專侈大過制無君臣之分鄭君
中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故致此異疏上
不報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
中以他事竄之昭州 遼主命耶律淳會四路兵馬

防秋淳遺金咸州都統幹魯古書議和幹魯古告于
金主金主猶以歸賽刺及阿疎爲言淳軍至茨藜山
幹魯古及知東京事幹論等進攻顯州遼怨軍帥郭
藥師乘夜襲走之幹魯古遂與淳戰敗走幹魯古追
至河里真跋遂拔顯州於是乾懿豪徵成川惠七州
皆降金 遼東鐵州人楊朴言于金主曰自古英雄
開國必先求大國封冊金主畫之使至遼時遼東諸
州盜賊蜂起掠民以充食樞密使蕭奉先等勸遼主
許之

重和元年春正月甲申于闐上美玉璣二尺帝命製

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象以魚蠹制作之工幾於秦璽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爲九寶以定命寶爲首且曰八寶者國之神器至平定命乃我所自制也寶成帝御殿受賀肆赦 王黼美風姿有口辯寡學術而多智善佞初以何執中薦累官左司諫張商英爲相寢失帝意帝遣使以玉環賜蔡京於杭黼覘知之因數條奏京所行政并擊商英及京復相得其助已歲中三遷爲御史中丞黼欲京專國遂疏執中二十罪已而改翰林學士會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內交居中京由是怨之徙爲戶

部尚書將陷以罪黼以計獲免還爲學士承旨遂入政府 建隆中女真嘗自其國之蘇州泛海之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真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二月遂使武義大六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政言于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共行事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通金好自此始 夏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以鄭居中爲少傅余深爲少保

八月甲寅以童貫爲太保 九月掖庭大火自甲
夜達曉大雨如傾火益熾凡焚五千餘間後苑廣聖
宮及宮人所居幾盡焚死者甚衆 庚寅薛昂罷以
白時中王黼爲門下中書侍郎馮熙載范致虛爲尚
書左右丞 鄭居中罷居中乞持餘服詔許之 閏
月詔周柴氏後已封崇義公復立恭帝後以爲宣義
郎監周陵廟世世爲國三恪 遼大饑人相食

宣和元年春正月乙卯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
憾請于帝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爲德
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爲宮院爲觀改女冠爲女道尼
爲女德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之法 金主
與粘沒喝議遣渤海人李善慶女真散覩持國書并
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修好詔蔡京等諭以夾攻
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同趙有開齋詔
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謀
者言遼已封金主爲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
呼慶送善慶等歸金金主遣慶歸且語之曰歸見皇
帝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行也初高麗
來求醫帝命二醫往至是歸奏云高麗館醫甚勤日
夕引之視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曰聞天子將與女

真圖契丹苟存契丹猶足爲中國捍邊女真乃狼虎不可交也宜早爲之備帝聞之不樂 戊午以余深爲太宰王黼爲少宰黼賜第城西日導以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於官寵傾一時是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將會金以圖燕會謀云遼主有亡國之相黼薦畫學正陳堯臣使遼堯臣繪遼主像以歸言於帝曰虜主聖之不似人君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燕弱攻昧此其時也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帝大喜取燕雲之計遂決 占城入貢占城在中國西南東至海西至雲南南至真臘一月程西北至交州四十日所統大小聚落一百五大略如州縣自上世未嘗通上國尚顯德中始入貢其後朝貢不絕然與交州相近互相侵擾焉至是封爲王始與交趾加恩均矣 二月戊戌以鄧洵武爲少保 三月以馮熙載爲中書侍郎范致虛張邦昌爲尚書左右丞 遼遣耶律奴哥如金議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爲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旣而奴哥復至金使胡突衮與俱如遼索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

裁減歲幣之數且曰必以兄事我冊用漢儀方可如
約言如不從勿復遣使遼主從之凡七遣使如金議
冊禮金乃使烏林答贊謨如遼迎封冊冊至金金主
以無兄事之語又不稱大金而東懷乃小邦懷其德
之義語涉輕侮乃復使贊謨如遼責其冊乖體式如
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 童貫使劉法取朔方法不
欲行強遣之乃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
哥率步騎為二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
其後大戰移七時 兵饑馬渴死者甚衆法乘夜遁
比明走七十里至蓋朱峴守兵追之斬首而去貫隱

其敗而以捷聞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
前敗我於古之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
豈料今為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
戒遂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
自築三歲問知軍李明孟清皆為夏人所殺至是城
又將陷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五月京師大水茶肆
傭晨興見大犬蹲榻傍近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
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
水高十餘丈帝懼甚命戶部侍郎唐恪決水下流入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三
五丈河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有感召之由災非易禦必有以消息之望求直言采而用之以答天戒詔貶綱一官與縣去 六月己亥童貫開右既困諷夏人因遼進誓表納款遂詔六路罷兵及夏遣使來賀大寧節授以誓詔夏使辭不取貫不能屈但遣館伴疆之使持還及境棄之道中而去賈炎得而上之貫始大沮尋加貫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為公相貫為媼相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三

終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四

宋紀二十四

起宣和己亥盡宣和壬寅凡三年有奇

徽宗體仁合道峻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
孝皇帝四

八月范致虛罷時朝廷欲用師契丹致虛言邊隙一開必有意意外之患宰相謂其懷異會毋喪去位 女真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金主遂命谷神依放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真字行之後復製女真小字謂谷神所製為大字云 九月帝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時京子

攸儵條及攸子行皆爲大學士條尚帝女茂德帝姬
家人廝養亦居大官媵妾封夫人京每侍上恒以君
臣相悅爲言帝時乘輕車小輦頰幸其第命坐傳觴
略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皆從雅
子牽衣挽留而不却蓋實事也 蔡攸有寵于帝進
昇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攸黼着
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謀
詭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
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于帝曰所謂人主當以
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

納之因令苑囿皆倣江浙爲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
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
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
以爲不祥之兆 冬十月甲戌頒紹述熙豐政事書

於天下 十一月戊辰以張邦昌王安中爲尚書左
右丞安中附童貫王黼爲中丞因論蔡京罪爲帝所
知遂居政府 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
知及蔡京謝表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傳之
四方而臣僚阿順何敢言十二月丙申曹輔上疏諫
曰陛下厭居法官時乘小輦出入廛陌郊坰極遊樂

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托之重玩安忽危一至于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石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耶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

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彬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及貶怡然就道楊時南劔將樂人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子孟絕學於河洛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穎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於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旣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時安於州縣未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會蔡京

客張翥言于京曰今天下多故至此必敗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京問其人翥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爲秘書郎

宣和二年春二月甲子罷道學林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爲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毒殺允誠遂專用事及都城水帝遣靈素厭勝方步城上役夫爭舉挺將擊之走而免帝始厭之然橫恣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歛避太子入訴於帝帝怒以靈素爲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察之端本庶得其居

處過制罪詔徙置楚州命下而靈素已死遺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二月遣趙良嗣使金先是呼慶自金還具道金書意并持其書來請別遣使時童貫密受旨圖燕因建議遣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往仍以市馬爲名其實約攻遼以取燕雲之地 三月遼遣蕭習泥烈持冊橐如金遣烏林答贊謨持冊副本報遼遼以金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遣習泥烈往議金主怒謂其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詞以爲緩師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修器械將以四月進師令斜葛留兵一千鎮守闕

母以餘兵來會於渾河和議遂絕 夏五月金主自將攻遼以遼使蕭習泥列宋使趙良嗣從遣降者馬乙持詔諭城中使速降遼主方獵於胡土白山聞金舉蓋耶律白斯不等選精兵三千以濟師乙丑金主進攻且謂習泥烈趙良嗣曰汝可觀吾用兵以上去就遂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巳闔母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撻不野以城降良嗣等奉觴爲壽皆稱萬歲金主乃還 六月戊寅詔蔡京致仕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爲

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診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卽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耶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耳閱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 復僧寺額尋又復德士爲僧 秋八月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折津府金主許之遂議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勅董偕良嗣還以致

其意帝使馬政報聘書云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示書致罰契丹如來約已差置實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于遼以余深爲少傳冬十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內侍梁師成黠慧習文法初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上言政和中漸得幸因竄名進士籍中累遷至河東節度使遂加大尉時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命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子時天下禁誦蘇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於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爲已任四方雋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點污多置書畫卷軸于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即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爲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爲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布衣朱夢說上書論宦寺權太重詔編管于池州睦州清溪民方臘世居縣場村托左道以惑衆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臘因得憑藉以自信縣

境梓桐幫源諸洞皆在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吳中困于朱勗花石之擾比屋致怨太學生鄧肅進詩諷諫帝不聽放肅歸田里勗益橫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朱勗爲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矢介冑唯以鬼神詭秘事相扇誅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脇良民爲兵人安于太平不識金革聞金鼓聲卽斂手聽命不旬日聚衆至數萬兩浙都臥焚不遵顏坦擊之皆敗死于

息坑 十一月己亥余深罷特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爲言之帝不悅出知福州 以王黼爲少保太宰初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爲四方翕然稱爲賢相及拜太宰遂乘高爲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稍習京迹 十二月方臘攻陷青溪遂陷睦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遂北掠桐廬富陽諸縣進徇杭州郡守趙寔棄城走州卽陷殺制置使陳建庶訪使趙納縱火六日殺者不可勝計凡得官吏必斷鬻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

匿不以聞於是凶焰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震淮南
發運使陳遵上言臘衆強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
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蔓帝得疏始大驚
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爲宣撫使譚稹爲兩浙制
置使率禁旅及秦晉番漢兵十五萬討之 真臘在
占城南地七千里政和中始通中國至是遣郎將來
朝詔封其主金襲賓深爲國王恩比占城

宣和三年春正月鄧洵武卒鄧氏自縊以來世濟其
姦而洵武阿蔡京尤甚京之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
始 帝以東南之事付童貫且曰如有急即以御筆
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
耳貫即命其僚董松作手詔罪已罷諸應奉造作局
及御前花石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務而帝亦黜朱
勳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吳民大悅 方臘陷婺州又
陷衢州衢守彭汝方被執罵賊而死賊屠其城 二
月庚午罷方田 罷州縣學三舍法省宗學辟雍諸
路提舉學士官 方臘陷處州 淮南盜宋江起爲
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其
鋒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赦之
使計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又命

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
徑趨海濱劫鉅舟十餘載鹵莽叔夜募死士得千人
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
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
副賊江乃降 方臘將方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統
軍王子武乘城固守已而大軍至合擊賊斬首九千
賊還據杭州 遼主四子長趙王習泥烈次晉王敖
盧幹次秦王定次許王寧晉王文妃蕭氏所生積有
人望女真與兵境內郡縣所失幾半而遼主畋遊不
恤忠臣多被疎斥文妃作歌諷諫遼主銜之樞密使

蕭奉先元妃之兄而秦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
王恐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妃姊適耶律撻曷里
妹適耶律余覲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
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余覲撻曷里等謀立晉王而
尊遼主爲太上皇遼主遂誅蕭昱撻曷里等而賜文
妃死余覲在軍中間之大懼卽率千餘騎叛降于金
遼主遣蕭遐買等將兵追之及諸閭山縣遐買等謀
曰主上信蕭奉先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余覲乃宗室
豪俊常不肯爲奉先下若擒余覲他日吾黨皆余覲
也不若縱之還卽給曰追不及余覲至金金主見之

因詔咸州都統司曰自余覩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
議親征其治軍以俟師期 童貫譚稹前鋒至青河
堰水陸並進臘復焚官舍府庫民居乃宵遁還青溪
幫源洞諸將劉延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王淵
等相繼至盡復所陷城四月貫等合兵擊臘于幫源
洞臘衆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巖屋爲三
窟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將韓世忠潛行溪谷間野
婦得徑卽挺身仗戈古其前擣其穴格殺數十人庚寅
擒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爲己功併取臘妻
子及僞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於峒石穴中殺賊七萬
餘人其黨皆潰臘之亂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
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於林中者相
望百餘里 五月以鄭居中領樞密院事大醜 癸
亥御史中丞陳過庭以睦寇竊發嘗上言致寇者蔡
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勗父子本
刑餘小人結交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
刑以謝天下二人憾之至是陷以罪罷知蘄州未半
道責黃州安置 閏月方臘旣平王黼言于帝曰士
大夫懷姦弗悛抑揜應奉妄爲譏謗望特置應奉一
司臣專總領庶杜姦謀從之仍令梁師成總領於內

遂復諸應奉局奪發運漕輓之卒爲用戶部不敢詰自是四方珍異之物充牣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纔什一 夔峽廣南邊臣開納土之議建立軍州上蠹國用下殫民財至是言者以爲病秋七月丁亥乃廢純滋祥亨祺溱承播思隆允孚十二州及熙寧遵義一二軍或爲縣或爲堡寨 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來大作每出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龜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睥血四灑又或變人形或爲驢晝夜出無時多在掖庭

及內殿習以爲常人亦不大怖又洛陽府畿內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後白晝入人家爲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鎗自衛亦有托以作過者二年乃息

八月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 九月丙寅以王黼爲

少傅鄭居中爲少師 初胥吏杜公才獻策于內侍

太傅楊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証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于汝州浸淫於京東西淮西北括廢堤棄堰荒山退灘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滅一邑率于常賦外

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水旱蠲稅此不得免擢公才爲
觀察使至是戩死以內侍李彥繼之彥狠愎密與王
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
牒告陳皆指爲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闔縣盡
括爲公田訴者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京西提舉官
及京東州縣吏皆助彥爲虐民不勝忿痛發物供奉
大抵類朱勔責辦于民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
得耕墾殫財靡芻力竭餓死或自縊轅軛間如龍鱗
薜荔一本輦致之費踰百萬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
之得美官者甚衆前執政冠帶操笏迎謁彥馬首彥

處之自如所至倨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
於帝梁師成時適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
之上豈足爲過言者懼不敢復言 冬十月甲寅詔
童貫復領陝西兩河宣撫使 十一月馮智罷 丁
丑以張邦昌爲中書侍郎工安中李邦彥爲尚書左
右丞邦彥本銀工子也俊爽美風姿爲文敏而工然
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踞每綴
街市俚言爲詞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以善事中
人爭薦與之累擢翰林承旨進右丞 耶律余覲奔
金金粘沒喝言于金主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今乘

其釁可襲取中京天時人事不可失也余主然之群
臣言時方寒金主不聽竟用粘沒喝計以斜也都統
內外諸軍蒲家奴粘沒喝等離不蒲盧虎等副之耶
律余覩爲鄉導以趨遼中京大定府

宣和四年春正月丁卯以蔡攸爲少保 金克遼中
京遂下澤州遼主時獵于鴛鴦樂余覩引婁室奄至
遼主憂甚樞密使蕭本光曰余覩乃王子班之苗裔
此來欲立甥晉王敖盧幹耳若爲社稷計不惜一子
誅之可不戰而退會耶律撒八等復謀立敖盧幹事
覺遼主召樞密使蕭得里底等議曰反者必以此兒

爲名若不除去何以復安得里底唯唯遼主乃遣人
縊之或勸敖盧幹亡敖盧幹曰安忍爲蕞爾之軀而
失臣子之節遂就死遼主素服三日耶律撒八等皆
伏誅敖盧幹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
人心解體余覩引金兵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
千餘騎自鴛鴦樂走雲中遺傳國璽于桑乾河 二
月嘗勾太平觀陳瓘卒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
之人酢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其
人也劉安世嘗因瓘病使人勉以醫藥自輔曰天下
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至是卒于楚州

三月金粘沒喝敗遼奚王於北安州拔其城遣谷神略近地獲遼護衛羽泥烈知遼上下離心使人報斜也日遼主窮迫若失機會事難圖矣斜也意未決幹本勸從之斜也乃出青嶺粘沒喝出瓢嶺期會于羊城樂遼主在雲中以金兵爲憂蕭奉先猶言女真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及聞金師將出嶺西遼主遂趨白水灤粘沒喝以精兵六千襲之將近行營遼主計不知所出遂乘輕騎入夾山始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誤我至此誅汝何益恐軍心忿怒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我奉先下馬哭

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兵金人斬其長子昂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並賜死蕭得里底自知不免亦絕食死 遼主之走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溫與耶律淳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卽與族弟處能及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處溫邀張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卽真則不可處溫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琳不敢執遂與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集蕃漢百官諸軍詣淳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淳

不許將出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二辭不獲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建元天福以妻蕭氏爲德妃妃普賢女也加處溫守太尉張琳守太師餘與謀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爲常勝軍軍旅之事悉委大石遙降遼主爲湘陰主遂據有燕雲中及上京遼西之地遼主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族而已淳遣使來報免歲幣結好亦遣使奉表於金乞爲附庸金人不報耶律大石者太祖八世孫通遼漢字善騎射登進士第累擢翰林學士承旨遼謂翰林爲林牙故稱大石林牙

金人攻京西大同府遼耿守忠救之粘沒喝謀良虎幹本等繼至粘沒喝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大敗其衆殲焉西京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 朝廷旣與金約夾攻遼以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熙河鈐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啓釁萬死不足謝責貫不悅鄭居中亦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爲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

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睦寇初平帝亦悔于用兵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爲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卽強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筭得錢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又遣童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聞耶律淳自立乃以蔡攸副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攸

童駭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曰二美嬪侍帝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夏四月金取遼東勝諸州獲阿疎以歸金主杖而釋之五月童貫進兵擊遼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誅計降黃劬及旗迷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卽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神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爲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耶律淳聞之遣耶律大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

溝遼人譟而前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挺自防賴以不大敗退師雄州遼人追擊至于城下辛興宗亦敗於范村帝聞兵敗而懼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忌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隣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六月壬寅以王黼爲少師遼耶律淳寢疾聞遼主傳檄天德雲中朔武應蔚等州合諸蕃精騎五萬約

以八月入燕并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淳甚驚命北南面大臣議而李處溫蕭幹等有迎秦王拒湘陰王之說惟南面行營都部署耶律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安有迎子而拒父者處溫等以寧扇亂軍心欲殺之淳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爾復何面目相見耶已而淳疾自知不起密授處溫蕃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蕭幹等召宰執入議處溫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爲備給云奉密旨防他變淳死蕭幹等乃立淳妻蕭氏爲皇太后主軍國

事遺命遙立秦王定爲帝蕭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謚
淳爲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于燕西之香山蕭后聽
政幹以后命召處溫至以時方多難未卽加誅但追
毀元帥劄子處溫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后納
土北通于金欲爲內應事覺后執處溫問之處溫自
陳有定策功后曰誤秦晉國王者皆汝父子何功之
有并數其前罪惡數十處溫無以對乃賜死鬻其子
奭而磔之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皆爲
宰相數月間所取也 夏主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
遼余將幹魯婁室敗之于宜水至野谷澗水暴至夏

人漂沒者不可勝計 秋七月壬午王黼聞耶律淳
死復命童貫蔡攸治兵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
爲都統制 初命陳遘經制江淮七路治於杭州以
供餽餉遘以財用不給劾議比較酒務及度公家出
納錢糧量取其贏號經制錢遂爲東南七路之害

遼主旣失西京及沙漠以南遂奔于訛莎烈金斜也
使幹离不言于金主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
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墜幸軍中金主從之旣
而聞遼主在大漁樂乃自將精兵萬人襲之蒲家奴
幹离不率兵四千爲前鋒晝夜兼行八月追及遼主

於石輦鐸軍士至者方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蒲家奴與諸將議耶律余覲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也幹离不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久而遁則無及矣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副統軍蕭特烈諭軍士以君臣之義士皆殊死戰遼主謂幹离不兵少必敗遂與妃嬪登高阜觀戰余覲指遼主麾蓋以示諸將幹离不等遂以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遁去遼兵遂潰幹离不等還金主曰遼主去不遠盍亟追之幹离不追至烏里質鐸遼主棄輜重而遁蕭特烈被執 九月朝散郎宋昭上書極言

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除昭名編管海州 帝遣趙良嗣報金且言不負初約 己卯遼常勝軍帥郭藥師為涿州留守以蕭后立蕭幹專政國人多貳謂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時也遂擁所部八千人奉二州來降童貫受之以聞詔授恩州觀察使以兵隸劉延慶 冬十月童貫

遺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爲鄉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跋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入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丁光世簡師爲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帥兵六千夜半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常勝軍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遣人諭蕭后使趨降蕭后密報蕭幹幹舉精甲

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渝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縋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營于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僞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爲應舉火爲期殲之無遺旣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日舉火起以爲敵至卽燒營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爲作賦及歌詩以誚之藥師還猶爲安遠軍承宣使以蔡攸爲少

傳判燕山府 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來金主使蒲家奴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劉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辯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吏李靖偕來止許山前六州十二月戊子帝復遣良嗣送之且求營平灤三州 加郭藥師武泰節度使 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密遣王環如金以求如約夾攻金主遂分三道進

兵遼德妃蕭氏五上表於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遼人遂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崖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度關而南遼統軍都監高六等送款于金主至燕京遂自南門入使銀朮可婁室陳於城上金主次于城南遼宰相左企弓參政虞仲文康公弼樞密使曹義勇張彥忠劉彥宗等奉表降詣金營請罪金主並釋之命守舊職而遣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幹自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皆爲金有金主遣騎兵送趙良嗣還且獻遼俘 萬歲山成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

十步上有亭界分東南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名
萼綠堂藏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棲真嶺覽秀軒龍吟
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峯並峙有鹽池噫噫亭山之西
有藥僚西莊巢雲亭白龍泝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
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
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沼沼中作兩州東爲蘆渚浮
陽亭西爲梅渚雪浪亭西流爲鳳池東出爲厓池中
分一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
後有揮雪廳復由磴道上至介亭左復有極目蕭森
亭右復有麗雲亭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二流注

山間西行爲漱瓊軒又行石間爲煉丹鍊觀園山亭
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虛閣北岸有勝筠菴躡
雲臺蕭閒館飛岑亭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於南
山之外爲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
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
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
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
又折北折南者過閭闔門爲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
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既成帝自爲良岳記以爲
山在國之良位故也初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

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折牐數月乃至
 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於萬歲山又作
 絳霄樓勢极高峻盡工藝之巧其後群閣興築不已
 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不可稱紀又以
 金芝產於萬壽峯更名壽岳云 今歲民數時天下
 分爲二十六路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
 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三
 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
 戶口視西漢盛時蓋有加焉隋唐疆里雖廣而戶口
 皆不及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四終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五

宋紀二十五

起宣和癸卯盡宣和乙巳凡三年

徽宗體仁合道峻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
 孝皇帝五

宣和五年春正月金兵入燕遼知北院樞密事奚回
 离保卽箭筈山自立爲奚國皇帝改元天復設奚漢
 渤海三樞密院改東西節度使爲二王分司遼主命
 都統耶律馬哥討之 金遣使來趙良嗣復至燕與
 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必欲平灤等州
 則并燕京不與因以答書先示良嗣良嗣讀至燕京

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
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粘沒喝曰燕京
自我得之則當歸我大國熟計若不早見與請速追
逐易之師無留我疆於是遣李靖等與良嗣偕來靖
既入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新
交之好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特許
之仍命良嗣與靖偕使 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
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于帝遂授安中慶
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知燕山府郭
藥師爲檢校少保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

賜以甲第姬妾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
苑延春殿藥師拜庭下泣言臣在虜中聞趙皇如在
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哀稱之委以守燕對
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以絕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言
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
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使以付他
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爲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
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翦盆分
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鎮燕山府路轉運使呂頤浩言
開邊極遠勢難守雖穹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

河北危急五事帝怒命貶官而職任如故 遼平州人張鼓爲遼興軍節度副使遼主之走山西也平州軍亂殺其節度使蕭誥里鼓撫安亂者州民推鼓領州事耶律淳死鼓知遼必亡乃籍壯丁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爲備蕭德妃遣時立愛知平州鼓拒弗納金人入燕京訪鼓情狀於康公弼公弼曰鼓狂妄寡謀彼何能爲當示以不疑金人招時立愛赴軍前加鼓臨海軍節度仍知平州旣而粘沒喝又欲先下平州擒張鼓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請自往覘之遂見鼓鼓曰契丹八路七路已降今獨平州存敢

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還言于粘沒喝曰彼無足慮也乃升平州爲南京加鼓試中書門下平章事判留守事 二月乙酉以李邦彥趙野爲尚書左右丞 遼主聞南京破出奔四部族蕭德妃來見遼王怒殺之追降淳爲庶人降其屬籍而赦其黨蕭幹奔奚 三月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耶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

乃云爾豈無曲直耶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嘗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既還金聞遼主謀復故地乃悉斷盧北橋梁焚次舍以防之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遞奏其略言貴朝兵不克夾攻特因已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限倘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

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一百萬緡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權場交易金主大喜遂使銀朮可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趨良嗣持誓書往至涿州金谷神等先索書觀之言其其字畫不謹令易之益言帝親書所以示尊崇于大國也金人不聽凡至汴京更易者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溫訊等逃出南朝須先還方可議交燕地良嗣諭宣撫司縛送溫訊於金既至粘沒喝釋其縛

而用之金人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夏四月
癸巳金人既遂所欲乃使楊璞以誓書及燕京六州
來歸而營平灤三州終以非石晉所賂契丹之地不
預焉詔童貫蔡攸入燕交割時燕之職官富民金帛
子女皆爲金人所掠而東惟存空城而已粘沒喝猶
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
爲之貫等入燕城老幼迎謁焚香稱壽帝爲曲赦兩
河燕雲卽日班師金以幹魯爲都統幹魯不副之
使襲遼主于陰山至居庸關獲林牙耶律大石幹魯
使幹魯不銀木可婁室等以兵三千分道襲遼主將

至青塚遇泥濘不能進幹魯不以繩繫大石使爲鄉
導直趨遼主營幹魯等大軍繼至時遼主往應州其
子秦王定許王宇及諸妃女并從臣皆被執盡失輜
重萬餘乘惟太保特母哥竊遼主次子梁王雅里及
長女特里乘軍亂出赴遼主軍得免幹魯兵至埽里
門爲書招遼主遼主自金城來聞金人以所獲東去
乃率兵五千餘邀戰于白水灤幹魯不以兵千餘敗
之遼主遁去金人獲遼主長子趙王習泥烈追奔二
千餘里盡得其從馬別獲遼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
乘遼主使人持兔紐金印僞請降于金而西走雲內

幹萬不復以書招遼主以石晉北遷事遼主答書尾
爲第若子量賜土地幹萬不不許 五月楊時入對
言於帝曰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
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
時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
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
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
有宜于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
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
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

勢又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各異心緩
急不可倚仗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帝首肯之除
邇英說書 以王黼爲太傅鄭居中爲太保蔡攸爲
少師進封童貫爲徐豫國公王黼竭天下之財以北
征僅得七空城至是率百官表賀詔以收復燕雲宰
執皆進位而命王黼總治三省事賜玉帶以趙良嗣
爲延康殿學士居中自陳無功不拜 夏主李乾順
遣使請遼主臨其國遼主從之中軍都統蕭特烈等
切諫不聽遂渡河次於金肅軍北遣使冊乾順爲夏
國皇帝人情惶懼不知所爲特烈陰謂耶律元直曰

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爲計柰社稷何乃共劫遼主第二子梁王雅里走西北部三日遂立爲帝改元神曆以特烈爲樞密使特母哥副之雅里性寬大惡誅殺獲亡者笞之而已自歸者即官之 回鹘保爲郭藥師所敗一軍離心其黨耶律阿古哲等遂殺之 金幹鹵不趨天德聞夏迎護遼主遼主已渡河乃遣書於夏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 六月金驅遼宰相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張鼓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

民如是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鼓遂召諸將領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伏羲勤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爲藩鎮矣卽後日金人加兵內用營平之軍外籍宋人之援又何懼焉鼓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爲然鼓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相傳守令召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至灤河西岸數企弓等十罪皆縊死之鼓仍稱保泰三年畫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

行稱遼官秩務諭燕人復業恒產爲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民旣得歸大悅李石更名安弼偕同三司使高黨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勢之地張穀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毋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也安中深納之令安弼黨與至汴以聞帝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事詹度第令羈縻之而度促穀內附穀乃遣張鈞張敦固持書來請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歡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而詔安中及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穀聞之自謂得計 鄭居中卒

以蔡攸領樞密院事 秋七月己未童貫致仕以內侍譚稹爲兩河燕山路宣撫使貫與蔡攸歸付燕頗失上意王黼梁師成共薦稹代貫交雲中之地稹至太原招朔應蔚諸州降人爲朔寧軍 中書言福建印造司馬光等文集詔令毀板凡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尋又詔蘇軾黃廷堅等獲罪宗廟義不戴天片文隻語並令焚毀勿存違者以大不恭論 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金人旣陷燕京遼都統蕭幹就奚王府自立爲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時奚人饑幹出盧龍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於

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甚銳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已而郭藥師大破其衆乘勝穹追過盧龍殺傷大半幹遁去尋爲其下所殺傳首京師詔加藥師大尉 金太祖阿骨打去燕京六月有疾命粘沒喝爲都統蒲家奴幹魯副之駐兵雲中以備邊而還八月至部堵濼卒年五十六國論勃極烈斜也等請詣班勃極烈吳乞買卽位更名晟改元天會以斜也爲詣班勃極烈幹本爲國論勃極烈相與輔政幹本太祖庶長子也九月葬太祖於海古城曲 冬十月遼雅里死蕭特烈等復立耶律

木烈爲帝木烈聖宗孫也 詔建平州爲太寧軍以張穀爲節度使金人聞穀叛遣闍母將二千騎來討穀率兵拒之于營州闍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穀遂妄以大捷聞朝廷拜穀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 十一月幸王黼第觀芝帝由便門過梁師成家復來黼第因大醉不能語夜漏上五刻乃開龍德宮復道小門以還內侍十餘人執兵接擁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塲備不虞幾至生變翌日猶不御殿殆半日人心始少安祖宗以來臨幸未之有也 金闍母無功而退金主復使幹萬不督闍母攻平州會張穀聞朝廷

犒賜將至喜而遠迎幹萬不乘其無備襲之與鼓戰于城東鼓敗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平州都統張忠嗣及張敦固出降金金遣使與敦固入諭城中城中人殺其使者立敦固為都統閉門固守金人以納叛來責朝廷初不欲發遣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貌類鼓者斬其首與之金曰非鼓也遂欲以兵攻燕安中言必不發遣懼起兵端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縊殺之取其首併鼓二子送于金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鼓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懼因力求罷召為玉清寶籙宮

使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興師矣遼末烈及蕭特烈為亂兵所殺朝廷以山後諸州請於金金主新立將許之粘沒喝自雲中至言於金主曰先帝初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逋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不遣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略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朔二州來歸

宣和六年春正月夏得金書遣把里公亮奉誓表請以事遼之禮稱藩於金且受割賜之地粘沒喝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邪刺部吐祿樂西之地與之自是兩國信使不絕。三月金遣使詣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譚稹曰二十萬石豈易致耶良嗣口許豈足憑也遂不與金人由是大怒。閏月京師河東陝西地震宮殿門皆搖動有聲河東陝西尤甚蘭州地及諸山草木悉沒入而山下麥苗皆在山上詔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潛善不以實聞上意乃安遷潛善為戶部侍郎。夏四月起復李邦

彥為尚書左丞。六月平州守將張敦固出兵與金人戰大敗州民猶不肯降金主召幹离不還下詔招撫闔毋竟克平州執敦固殺之。自得燕地悉出河北河東山東之力以往饋官軍率十數石致一石纔一年三路皆困王黼乃請召京西淮南兩浙江南福建荆湖廣南措置調夫各數十萬並納免夫錢每夫三十貫委漕臣限督之又詔宗室減里宰執之家及宮觀寺院一例均敷於是徧率天下所得纔二千萬緡而結怨四海矣。秋七月置璣衡所王黼言頃得方士璣衡之書足以察七政詔置璣衡所以黼及內

侍梁師成領之 遼延禧復渡河居于突呂不部耶律大石自金歸之遼上責之曰我在汝如何敢立淳使黎民塗炭即立十渟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于他人邪遼主無以答賜酒食而赦之金襲遼主營遼主北走有謨葛失者迎遼主至其部事之甚謹遼王遂得至烏敵烈部遼主得耶律大石及謨葛失之兵自謂有天助再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諫曰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舉國皆爲金有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遼主不從遂及

於敗 初金人以拓跋故地雲中二千里遺夏止以武朔二州來歸至是夏人舉兵浸武朔地界譚稹遣兵禦之兵數交夏人未卽退聽又金人以朝廷納張穀不給糧遂攻應尉逐守臣朝廷罪稹措置乖方詔致仕八月乙卯復以童貫代之時遼主延禧在夾山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齋御筆絹書通意及延禧許允遂易書爲詔許待以皇弟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延禧大喜貫之是行名爲代稹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延禧來降自往迎之也九月以白時中爲太宰李邦彥爲少宰趙野字文

粹中爲尚書左右丞蔡懋同知樞密院事冬十一月丙子王黼免黼位元宰每陪曲宴親爲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太子聞而惡之黼以鄆王楷有寵陰爲畫奪宗之計未成及帝幸其第觀芝而黼第與梁師成連牆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與師成交結狀還宮眷待頓衰李邦彥素與黼不協陰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臬論黼奸邪專橫十五事遂詔黼致仕其黨胡松年等皆免自蔡京以豐亨豫大之說勸帝穹極侈靡久而帑藏空竭言利之臣始折秋毫宣和以來王黼專主應奉掊剝橫賦以羨爲功所入雖

多國用日匱至是宇文粹中上言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量入爲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司妄耗百出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後於是詔蔡攸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條上攸請內所掌事于宮禁應裁省者委童貫取旨由是不急之物無名之費悉議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減六尚歲貢物十二月癸亥詔蔡京復領三省事王黼旣致仕朱勔力勸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四當國日昏耗不能事事悉決於季子條凡京所判皆條爲之至代京入奏事條每造朝侍

從以下皆迎揖咭囁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由是怒為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相為戶部侍郎媒蘖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為天子私財白時中李邦彥等惟奉行文書而已時河北山東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困重以鹽額科斂加之連歲凶荒於是饑兵並起為盜山東有張仙者眾至十萬又有張迪者眾至五萬河北有高托山者號三十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數都城中酒保朱氏女忽生髭長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特詔為道士又有

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

宣和七年春正月遼主畏中國不可仗謀奔西夏會

党項小斛祿遣人請遼主臨其地遼主遂趨天德金兵忽至遼主徒步出走乘

從者馬得脫途次絕糧從者至嚙冰雪以濟饑過天德至夜將宿

民家給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首跪而大慟潛宿其

家居數日嘉其忠遙授以節度使遂趨党項以小斛

祿為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二月至應州新城東

六十里為金將婁室等所獲遼遂亡遼耶律大石

稱帝於起兒漫先是大石以諫遼主不從遂殺北院

樞密蕭乙薛自立為王率眾西走至可敦城駐於北

庭都護府會西鄙七州十八部王諭以興復事得精
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械又遺書假道于回鶻
王畢勒哥畢得書即迎至即願質子孫為附庸送至
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
獲牛羊駝馬不可勝計至尋思干西域諸國舉兵十
萬號忽兒珊來拒戰大石分所部為三軍進擊大敗
之僵屍數十里駐兵尋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
降貢方物又西行至起兒漫羣臣共冊立大石為帝
改元延慶上尊號曰天祐皇帝妻蕭氏為昭德皇后
是為西遼王宗沐曰遼之興也吾不曰天祚而曰太
宗遼之亡也吾不曰天祚而曰道宗何也

太祖破室韋滅渤海地方五千里帶甲數十萬非不
強也然其未能抗中一國成帝業也太宗助晉滅唐盡
有山前後十六縣之地始都中原據有財賦人物衣
冠之盛其他定國賦制百官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
待漢人因俗而治事歸同職專是宜其創業幾二百年
有所守也道宗初政似有可觀者而晚年讒巧競進
賊殘骨肉諸部反側用兵之用歲無寧日至于一歲
而餓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髮三千故元祖曰遼以
佛亡誰之咎哉而天祚特以昏淫
而承其弊爾有國者可不鑑之哉夏四月庚申勒蔡
京致仕蔡條鍾愛於京擅權用事其兄攸嫉之數言
於帝請殺條帝不許白時中李邦彥亦惡條乃與攸
發條奸私事帝怒欲竄之京力丐免乃止勒停侍養
因安置韓杞於黃州禡條侍讀毀賜出身敕欲以撼
京而京猶未有去志帝乃命童貫詣京令上章謝事

貫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京作三表求去乃降詔從之 戊辰復元豐官制尚書令之官虛而不授三公但爲階官毋領三省事 六月帝援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土錫以王爵封童貫爲廣陽郡王 前寶文閣待制劉安世卒安世爲童惇蔡卞蔡京所忌連貶竄極遠惡地無不歷之至是卒安世少從學于司馬光平居坐不傾倚書不草率不好聲色貨利忠孝正直皆取則于光除諫官在職累年正色立朝其面折廷諍或逢盛怒則執簡却立

侯威少霽復前抗辭旁列者見之皆縮聳汗年旣老群賢凋喪略盡歸然獨存以是名聖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常趨走前後者使持書啗以即大用默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還其書不答蘇軾嘗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真鐵漢 秋七月熙河蘭州河東地震熙河有裂數十丈者蘭州尤甚倉庫皆沒 九月壬辰金兵乞買廢遼延禧爲海濱王遣使以獲遼主來告慶 有狐升御榻而坐時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且言

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
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者所爲乃於獄
中盡之 冬十月庚寅金將粘沒喝幹离不分道入
寇初幹离不在平州遣人來索叛亡戶口朝議弗遣
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幹离不遂請於金主曰
苟不先舉伐宋恐爲後患金主以爲然而未敢輕舉
及使者往返旣數道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
得要領而耶律余覲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
衆因糧就兵可也及旣獲遼主即決意南侵以諳班
勃極烈斜也領都元帥居京師粘沒喝爲左副元帥

谷神爲元帥右監軍耶律余覲爲元帥右都監自雲
中趨太原憊懶爲六部路都統闍母爲南京路都統
劉彥宗爲漢軍都統幹离不監闈母彥宗兩軍戰事
自平州入燕山 十一月郊帝纔下壇而密報虜將犯
界左右秘之曰恐妨恭謝事畢宰相又共匿之不以
聞 太常少卿傅察使金爲賀正使至境上遇幹离
不兵脇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粹之伏地愈植立反
覆論辯不屈遂遇害察堯俞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
京嘗欲妻以女拒弗答平居恂恂然若無所可不及
倉卒狗義聞者莫不壯之後謚忠肅 召种師道爲

兩河制置使時師道致仕居南山豹林谷金人南下趨召之師道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四千與之俱赴汴 十二月乙巳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陷朔代州遂圍太原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趣擴等廷參如見金王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邪山前山後皆我家也尚復何論汝家別割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去我自遣人至樞密

司矣擴還具言於貫貫曰金初立國邊疆寧有幾許軍馬遽敢作如此事耶擴曰彼既深恨本朝結納張穀又為契丹舊臣所激故謀報讎宜速作備禦貫不從既而粘沒喝遣王介儒撤離毋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詞語甚侮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撤離毋曰兵已興何告為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為界用存宋朝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氣褻不知所為即欲假赴闕稟議為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枝梧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

失河止豈可保耶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
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
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爲遂行孝純嘆
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懼奉
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粘沒喝引兵降朔州克
代州都巡檢使李翼力戰被執罵賊死粘沒喝遂進
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 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
節鉞欲居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
常勝軍橫暴藥師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
蔡靖代度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爲抑損及

王安中被召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
甲貿易於他道爲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言曰
聞于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
服飾朝論頗以爲疑進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
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偕來貫
至藥師迎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爲太尉與我等耳
此禮何以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
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於迥野略無人迹藥師下
馬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輝日莫測其數
貫衆皆失色歸爲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

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輒不省度又言藥師瞻視非常趨向懷異逆節已萌凶橫日甚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幹离不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迎戰于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以降幹离不以靖及頤浩置軍中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爲金有幹离不旣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爲鄉導懸軍深入矣 罷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 帝以金人南下悉以禁旅付內侍威武軍節度

使梁方平守黎陽步軍都尉侯何灌謂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掃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弱也萬一方平不支吾何以善吾後盍留以衛根本不從 戊午帝以金師日迫爲憂蔡攸探知帝意欲內禪引給事中吳敏入對宰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之帝感然曰柰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李昉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爲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爲言昉遂罷行而以太子爲開封牧詔天下勤王許臣庶直言極諫罷道官及行幸諸

局初宇文虛中為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對還朝帝問之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已更革弊端俾人心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即命虛中草詔略曰朕以寡昧之質籍盈成之業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歛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酷權已盡而牟利者尚肆銖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謫見而朕不省

庶然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思得奇策解大紛聖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略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率衆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草澤異材能為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便施行虛中又請出宮人罷道官及大晟府行幸局暨諸局務召熙河經略使姚古秦鳳經略使种師中將兵入援時欲召古師中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

衛京城帝命宇文虛中為河北河東路宣諭使護其軍虛中以檄召古師中兵馬令直赴汴京應援帝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吳敏曰建牧之義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主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為上言之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

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明日宰臣奏事帝留李綱語敏綱所言遂拜敏門下侍郎草詔傳位辛酉帝下詔禪位太子自稱曰道君皇帝太子入禁中被服泣涕固辭不許遂即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退居龍德宮以李邦彥為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李綱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托之意召對

延和殿金議割地綱謂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
與人帝嘉納之拜兵部侍郎 壬戌大赦立皇后朱
氏后武康節度使伯材之女 以耿南仲簽書樞密
院事南仲帝東宮舊僚也遣給事中李鄴使金告內
禪且請修好鄴至慶源府幹輿不欲還鄴藥師曰南
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 時天下皆知蔡京等
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爲帝明言之太學
生陳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
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
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虜創開邊隙使天下勢
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
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卷之三十五



世稱和曰松之盤林
蘇子水邊遊賦外

蘇子水邊遊賦外



